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永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四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著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

子不敢當而夫子歴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髙弟皆不得與獨一顔淵庶幾不違而已仁之為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况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為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為物也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為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顔子之徳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為資是故君子慎之而不敢少肆於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

不仁天下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於君臣而無見於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捨不肖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於嫡庶之分而無見於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於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於此而無疑也則寧守其一以無

失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為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為不可也而時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之所以為聖而世之姦凶所資之以為僭亂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於放肆而無法聖人憂之故一飲食一衣裳嘬欬步趨裾領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視天下如揉强伏猛一日解殺則起而為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闢户徹閾而示

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為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為資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士使之繇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冒於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其自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於

躬行至於道則曰志於道而已彼惟其末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於天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於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豯之君子為之無難而小人

無所恃以為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恣其所取而不為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纖任其所殺而不為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為物也微而為效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為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繇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繇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為其有所安也安生於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安之聖人知其然故隆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為善家諭其

道内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曰捨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為惡不幸天下有僣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為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遠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壊至於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於紛争奮攘之中靡然無

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霸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以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於禮何則天下之情繇安於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安之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猜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於犬羊視欺其上無異於紿冠

讐視紛爭不寧無異於床寢門闥之安父子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為是則以其為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簒弑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於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於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於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無君子也故俗

之所安其固不可揺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為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討不須叟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遺黨餘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為諸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為之不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皆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

報其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為柔懦而無振故曰弘正一效順自以為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於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

於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於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於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於義禮以夫凡可以為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於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可以為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譎其妻子者習而後譎其君安於竊鉤者習而後能竊國欲人之無安於惡者無待其成絶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於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莞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斂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終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職事甚畢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

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為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為人其精神為之主而肢體為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為用如其神眊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為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於四方而主治於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衮執冒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以恃為壯也挾弓超乘瞋

目而視總干而立此不足恃以為武也燕私房闥之好淫僻安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懦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為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於修身且夫宗祖恣肆於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

先王不敢自恣於冥冥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衮執冒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瞋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於内而人從於外莫之為而自然偯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

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日隆凡布在内外陳之耳目者皆為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夫射一也而中否異何也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争放肆不為少止者是射石之矢

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持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者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於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於鞭笞刖劓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繇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新添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王

未嘗有心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於吾心而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於一人之私好故爲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於一人之私忿故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人皆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達於世而陰消天下姦邪詭僞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所以

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姦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為上皆至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為已之取舍則必得善惡之實而姦偽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為説辨而可惑其為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

便以附會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性不能治天下之公善違天下之共惡也故不得志於世之人苟槩之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舉也必自乎上之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肥之庖皆善羊也而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舉集於嗜瘠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以僞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

僻怪不常而不可以常味曉也故可冒而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以經為也惟夫經不正則好惡不通於天下之衆故庶民𢠸而奸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為正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人何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繇喪也昔唐文宗成其辱决意於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自禍哉其意惟猒夫天下之所謂才者謂皆庸不足與圖事意天下之竒才必

出於常人用意之外故視其姦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理爲庸人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於禍何也彼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而已矣

說愛 新添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胥靡乞丐之民使我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爲讎遑遑乎惟恐其害之不

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於身乎天下之物其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節臭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於久壽此有生之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於久壽而若急於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於益生之道如進其所甚憎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闢其所甚愛彼其為愛生亦不足為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所為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

名禍其身於疾病痛苦而死則樂趨而不悔鬬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鬬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必曰賢曰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為賢與君子也信止所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為君子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其左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於田里之人而

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貧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四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五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議說

平江南議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

平巴蜀南朝胡越咸德響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緜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為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余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為不服然則何為卒反余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偽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偽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北面而薄其君之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

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禮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闘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奈何必得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偽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

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賓鎭鄉之利者不以試
薪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是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
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
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
汲汲於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
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
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
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

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强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宫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楚議

楚雖三户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為畏死耶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

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以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文帝議

余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於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令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

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服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號謗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以是為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悵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

其智可謂絶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易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為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

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𠔥奪雄坐房奥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令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

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内助楊氏之勢外成

禄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繇是諫諍路絶矣夫林甫之威未憯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

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安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李林甫曰此子妬賢疾能無與為比則其時

人物可知也

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

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為之謂也情偽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

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為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齋說上

先王之為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為實也於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

而接則祭祀者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於人心其靜而不揺則萬物不得藏於私其誠而不散則天地隂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為物也至虚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葢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真益私智以盜其和其虚而明者日夜晻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於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亹亹皆不能出於吾

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為者葢聖人之於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於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夫亂吾心者一不至於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唯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絶者其惟齋乎故余於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於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於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於祭祀而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冲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亹亹日夜交於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同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於

天者無纖毫為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於天地廣至於萬物至賾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闔其動静推是道於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於孝也篤於誠而盡於禮設之以稻粱庶羞以達其欲求之於陰陽内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為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為齋戒之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

吾清明而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也祭之道極矣

詩説十二首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葢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

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携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

曰日闢國百里也葢土宇版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葢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葢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顛仆之患則右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宫室之墻曰蕭墻

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為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為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縶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為在此無斁而周

之臣子為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為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渙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

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毖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葢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為師名公固不説之矣召公且不説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葢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為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政謚者未洨泮涣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蹻蹻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蹻蹻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葢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於可以即戎而後為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告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語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

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騽有魚豪骭曰騽二目白曰魚騽則無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答閔周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周也風俗哀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蓷所以閔周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為勞辱而不恥耳未至於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

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為盡心茍求免於饑寒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蓷之亂茍有君子其至是乎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六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詩傳

臣工傳

天下之亂起於無禮義無禮義起於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省耕勸農之事

常首天下之政故成王將涖政而召康公戒之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止於乃埸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公遭變述此公風化之所繇而為七月之詩大至於授衣舉趾小至於采薪剝棗推鳥獸草木之變以俟天地陰陽之運以致力於衣食之間蓋天下之大本與周之所以王一本於此故也予嘗考之於詩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謂田萊多荒陳先王之盛時上勤於卹農下力於治田之際自我稷翼翼我

倉既盈我庾惟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
備終至於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
考信南山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曽孫之田原隰廬
立於中田瓜植於疆埸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祖考而
終於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始自曽
祖之能勸其民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致饁
以將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夫受莫大之福
享壽考之報此天下之大美極治之際也而天下乃出

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無曠勸相有道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廢於上禮樂廢而哀亂失禮從之矣農功勤而後衣食足衣食足而後禮樂作禮樂作而後安樂壽考從之矣詩人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本原而後其言之叙如此也故諸侯之助祭而成王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遂及於暮春新畬之事來牟康年之祥錢鎛銍艾之細治國之事亦已多矣然略其餘而首於農誠以天下之大本在是故也豈獨成

王為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是也夫惟戒之以事而首在農故其制賞罰也亦計夫農事之興廢故天子五載一巡狩而察諸侯之政也其慶也始於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次之其罰之也始於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次之則先王之意蓋可知矣魯侯之頌始於駉而駉之美始於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駜而有駜之卒章曰自今以始歲

其有蓋三代以來其稱諸侯之功者莫不在此故也然則古之戒諸侯未有不然者而非獨臣工如此而先王之政緩急之序可考矣

抑傳

昔者厲王之為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強禦在位掊克在服怨然於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踈則為見有進之道密則為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

抑又為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於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於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偽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惟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

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失中迴遹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為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熈之而暴君者則哲謀肅乂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惟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

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惟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芃芃之棫樸不廢於薪槱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分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眛而不顯謟而不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大至於成人幼至於小子久至於古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嘗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芑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

其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宣以之興則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也厲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強焉則實在於人才奈何為是戾而使靡哲不愚乎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勤亹亹而不息穆穆而無間其法象之著見於其上倬然如雲漢之昭回於天宣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

災而懼側身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而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宣王之修已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為愚者其原乃自夫不知修已而已故武公探其本以為將使無競惟人者乃在於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玉之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為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武公既

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吝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曰苟矣無欺於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於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既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於苟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不愧於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不酬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於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於言行故

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謂施美而報惡於此者是以童為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苒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温温恭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温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之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於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菀彼桑柔至亂况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故治國至於可憂可卹則是憂卹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卹無至於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為本也四牡騤騤旟旐翩翩而亂益生國益泯生民益

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蔑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卹者也其君子則力争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為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下之可憂恤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内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柔桑之捋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

心可憂也愴亦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憂恤者至於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士大小内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諸侯至於大夫士皆爵也宜為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為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别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爵者養才為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為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

使之有成官人則别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已以聽之而使之有為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汩抑陷敗之使之自以為不逮故曰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則哲謀肅乂之善性亦淪胥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為政於上而稼穡勤於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為重穀哉先王任賢於上而萬民各得於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為務農哉厲王不知為治之本而好稼穡以親之此

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寶也曰稼穡惟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惟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曰勞而無功故雖寶稼穡好力民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蟊賊並作而卒痒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恵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匿衆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為未也又考慎其相而

行之考者有所法慎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徇偏見而使臧者從之則臧者反狂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芮伯以謂匪用其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則將如先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恤也蹻蹻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土宇昄章則國都非所憂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

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厲王好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於上而使民務稼穡於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間而饁饋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與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明反相譖而不胥以穀矣聖人難知而

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顧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於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於有喜則害甚矣是顧是復與顧我復我同意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愚亦惟斯戾則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

是梏克曾是在服則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旬旬之言均也十日為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徧故旬為均莽云不逮與莫予莽蜂之莽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戎狄内征諸侯則

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大甚饑饉薦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於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有其志者未見之於事潛諸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已而知懼變出於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嬖女用於內則良士去於

外内有逍遥游晏之好則外不能自强於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内有康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宣王之憂患深責已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卒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夫大亂困絶而後先祖之祭摧毁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於遯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之出粟

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遂至於大亂困絶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遊遯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己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序以為側身修行矣而考之於詩無有也盡其説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於祈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曽是不効而旱暵若是其不可沮止為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

乃所以為側身修行之至也令夫人之有祈於鬼神也在已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非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於善而無間者則異於是夫人之於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於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已者也推無所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篤於責已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於是先王之于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

不知人于鬼神之別也知祈乎此而報於彼而已其誠篤於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於此則受福於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於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爲

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於此而志於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棫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言為章至於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於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於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群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群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

辟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不我助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七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詩傳

崧髙傳

崧髙之所序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於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

錫命有禮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於襃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宣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况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搆怨連禍而况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於上則襃賞申伯為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善也天下出於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

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揚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為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討其善之大小也饑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饑渴之害也是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於申伯蓋襃賞之事止於申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於惟申及甫何也蓋申甫得所出此二人者皆主嵩

嶽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内足以蕃蔽王室四方于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内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恵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為内可知也又曰恵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為内而比京師為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揉此萬邦聞於四國萬邦外而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内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揉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

蹻蹻鉤膺濯濯路車乘馬叙其物止於如此而韓奕所序自淑旂綏章簟笰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葢韓奕所美止於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於畧也柔者嫌於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為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内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為無撓也蒸民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

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於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叙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於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得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

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此亦興起一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不專於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於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流及於上天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於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譏小已之得失而流及於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

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於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於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為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緜一人之善而及征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蒸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於能錫命蒸民雖美仲山甫而主於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詞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於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齊罪也又曰淮夷來鋪則

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葢惠以仁之省以恤之濯以滌其汙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為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葢所謂來求來鋪者指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刑為言葢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為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伯之予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蓋名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於南海則蓋禦侮啓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爾圭瓚文事之器也秬鬯一卣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於文人而終曰矢其文德也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為天下國家不可

一日而無文故文為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為
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故也何
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
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為罪也
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
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為戒者武不可觀故
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
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神密而王之命

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已而已安
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
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而其重慎如
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
道也臣重慎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
中興如斯而正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
如震如怒而已何則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
其憤者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

後實也吾陣至於淮瀆則敵逼於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尚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邱陵所以為固也徐方繹騷而後進虎臣闞其亂也鋪敦淮濆則乘地利也王旅嘽嘽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超髙也有積水之洋

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綿綿為弱外誘敵也翼翼為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為小仁末義以陷人於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為君子之所笑也

文王傳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之播種而文武之興緜於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

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叙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於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寧非獨能陟降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美而歸周矣内則有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

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為宮室也其始斂聚衆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於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為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為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為重后稷先公之造始種德相承不替以成文武之業則譬之為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於是招合天下之俊乂登

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為周譬之為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於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為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為重矣於文王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際是猶論宮室於既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叙文王之事首於晏羣臣嘉賓則言其於多士

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於羣臣能用之也

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樸言其能因任之也

而緜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於有疏附先後奔走

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為用者真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

本於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文王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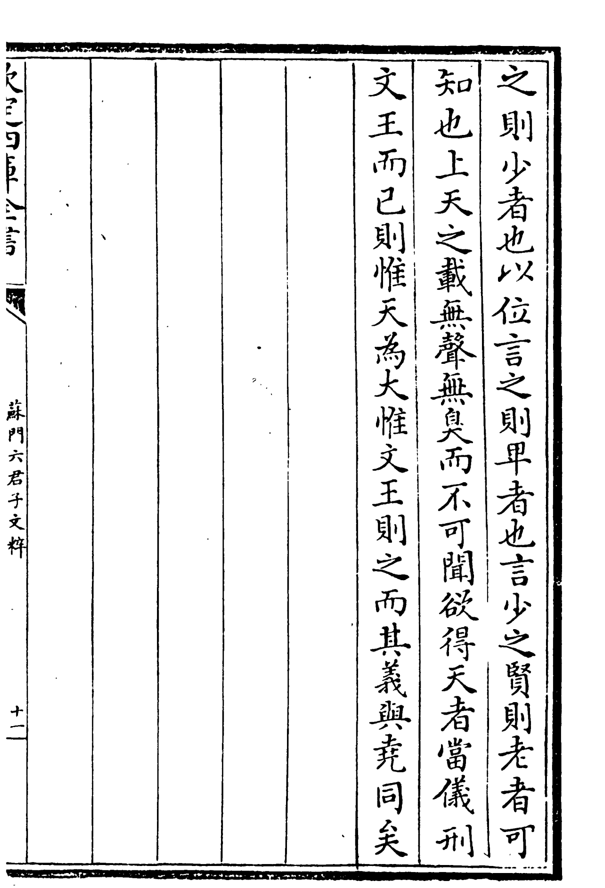
於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之事於文王則不

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

詩可以言蓋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

其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賢不才不齊也而況於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於世有顯德者所以為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為善矣而況於多士皆美乎故士之美者可致也至於多士皆美所以為難也然則文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

就而已敦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於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棄於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殷士膚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



之則少者也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為大惟文王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七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八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書

答李推官書

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固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固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

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

柱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求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

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説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悦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

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閉於其前憸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俯而有就故戞戞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揹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繇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

投知己書

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

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上文潞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

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

動於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畜也夫文章之為變多矣惟詩獨邇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賔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為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

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紀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為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真刋落蔓叉行

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别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於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為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

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
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産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
興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畧屈於四境之
内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
所闕乏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
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
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
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於

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為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

帥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
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
門旣晩而後少有所得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
文章類非隨世汩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
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
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
其心宜其邈然自絶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
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

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跰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又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墻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賔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未禮之未修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竒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

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眛汚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巳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

之事以為甚汚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八